

“中国与世界”“丝路精魂”“双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冯 桢 梁有福 赵小霞）6月1日，云冈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武汉共享遗产研究会、大同市文物局，在云冈石窟博物馆推出“中国与世界系列特展”；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在云冈美术馆推出



“丝路精魂——古代龟兹石窟壁画摄影艺术展”。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主持开展仪式，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致辞。

出席开幕仪式的有著名佛教考古专家、龙门石窟研究院名誉院长温玉成，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王邦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孙家



洲，山西文物局党组成员、山西博物院院长张元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许言，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武汉共享遗产研究会会长丁援，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党委书记王一龙，著名摄影家丁和等。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文化报、国务院新闻办艺术中国、雅昌艺术网、新民晚报、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云媒体、中国交通在线等媒体的记者出席开幕式。

“双展”于5月11日开始预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专家学者共论“云冈学”

本报记者 赵小霞



6月1日下午，云冈研究院主办的“云冈学”研讨会在大同市魏都国际酒店举办。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张庆捷，王恒，王邦维，孙家洲，温玉成，丁和，王一龙，袁濛茜在研讨会上围绕“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作了发言；齐欣，许柏成等知名媒体人从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角度谈了对云冈学的看法。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主持研讨会。

社会政治意义层面来讨论云冈学研究的意义。要有历史及国际文化交流的视野，例如中国与印度、中国与东亚地区的交流。平城时期是个特殊的时代，对于云冈研究乃至中国历史都很重要，云冈石窟只是平城时期留下下来的一个具有宗教含义的物质载体，平城时期所形成的制度文化、思想理念、文化形态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以及云冈的影响需要加以探讨。

杭侃表示，山西的文化遗产资源实在太好了，能提升的空间很大。希望把云冈石窟当做文化的发动机，再造一个文化高地。要实现这个想法首先需要搭建一个好的平台，希望各位专家能够献计献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家洲从云冈学学科的延伸等方面谈了三点看法。第一，怎样看待云冈学。当前云冈学的研究面临着大好局面，有政策的支持；第二，社会公众对考古的关注是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局面良好；第三，近几年各大学或科研机构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人才，中外交流的能力强，云冈学的研究就需要引进培养青年人才。云冈学研究必须突出重点，做大做强。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从云冈石窟本身、云冈模式对国内石窟寺的影响、云冈石窟受佛教思想影响等方面谈了对云冈学的看法。他说，佛教西传，本身宗教性的东西就是世界的，在中国落地生根，在平城扎根下来，而且远远地扩散出去形成“云冈模式”，是新疆以东第一个大型石窟，包括敦煌也受到了云冈模式的影响。云冈学大概有五个核心部分组成：一、云冈石窟本身的像、洞、龕、纹饰，包括它的艺术宗教思想本身就值得研究。二、宿白先生提到的云冈模式的影响，当时的交通路线也是文化传播路线，云冈石窟的传播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平城到洛阳，一条是北朝后期从晋阳到郾城。三、云冈石窟受到平城和帝王的影响，出现拜佛像就是拜帝王，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这样的石窟。四、平城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云冈石窟的影响也非常大，石窟的迁移是根据帝王的旨意。五、北朝后期的碑刻、墓志记录着北魏前期的事情。

著名佛教考古专家、龙门石窟研究院名誉院长温玉成以《我执与法执》为题展开论述。他说，研究考古的人都知道佛陀这个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主观理解，这叫法执，一群人、一个行业有一个共同意识或信仰，这叫法执。但这都不是真理，我执局限于个人的知识境界、理解的水平和认可的道理；法执局限于研究考古、哲学、法律等圈内。这些我执和法执来源于周公测礼作乐、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作史记，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给我们种下基因。嘎仙洞保留了北魏祭祖铭文，应该从这里开始反思北魏历史，探索出新的历史走向。

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王邦维做了题为《我对云冈学的理解》的发言。他说，云冈学是个新概念，对云冈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看得见的石窟造像的细节；二是从精神、文化、信仰、

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谈了对于云冈学的理解，并对云冈研究院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工作力度和努力推进云冈学的建设取得的成就赞赏有加。他们希望通过中国与世界的不同维度，更好地推动云冈学的建设与发展，重塑云冈石窟的当代价值。

石窟寺考古与考古报告编写座谈会在洛阳举行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5月30日，石窟寺考古与考古报告编写座谈会暨四大石窟世界遗产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洛阳举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和，龙门石窟研究院承办，敦煌研究院、云冈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等合作协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应邀出席。

此次会议主题为“石窟寺考古与考古报告编写”。会议就推动石窟寺考古研究和考古报告编写等领域学术发展，促进敦煌、云冈、龙门、大足四大石窟世界遗产地之间

互学互鉴，深入开展石窟寺考古和考古报告编写工作展开了讨论和经验交流。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了《敦煌、云冈、龙门、大足四大石窟世界遗产地战略发展联盟章程》，正式成立战略发展联盟，签订了四大石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近年来，敦煌、云冈、龙门、大足四大石窟先后编写出版的石窟寺考古报告，作为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石窟寺考古的优秀成果，共同铸就了我国石窟寺考古事业奋进历程中的座座丰碑。国家文物局已将这些成果列为全国各石窟

寺单位编写考古报告的参考案例，显示了四大石窟寺的行业示范引领地位。

该联盟的成立将打造四大石窟交流平台，强化石窟寺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促进石窟寺保护、研究、弘扬工作互鉴互通，加强学术科研领域交流，建立四大石窟世界遗产地长期有效的深度合作机制。今后，四大石窟寺将在石窟寺保护理念和技术合作、人才培养和培训、数字化工作、宣传展览、文化活活与社会教育、文旅融合等方面开展广泛深入合作。

摄影/张亚光

光影再现“丝路精魂”

——古代龟兹石窟壁画摄影艺术展走笔

本报记者 梁有福

“丝路精魂——古代龟兹石窟壁画摄影艺术展”5月11日开始预展以来，每天都有数百名游客前来参观，云冈美术馆副馆长张艳告诉记者，很多参观者把在云冈看到龟兹壁画视为大同之旅的意外收获和惊喜。

远眺龟兹

“南山截竹为觥觥，此乐本自龟兹出”。很多人都是从唐代诗人李颀的《听安万善吹觥觥歌》中初识龟兹的。龟兹位于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沿最大绿洲——库车、新和、沙雅、拜城县的大地上。龟兹石窟遗址共10处，洞窟总计约600余个。其规模堪与阿富汗巴米扬和敦煌莫高窟媲美，是世界级大型石窟群之一。其中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是龟兹石窟的杰出代表和鲜明旗帜。克孜尔石窟对中国佛教石窟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2014年由中、哈、吉、乌、塔五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克孜尔石窟是其中重要的遗址点。

地处丝绸之路中枢纽地带的龟兹，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吸收了世界四大文明的因子：印度的宗教哲学、希腊罗马的美学思想、西亚波斯的世俗理念、我国传统的玄学



精神。在龟兹石窟中，可以看到这四大文明深深的印记，这是龟兹石窟特有的文化价值。龟兹石窟遗产中，一万多平米的壁画是最绚丽多彩的部分，其中数量巨大、引人入胜的佛教故事画，又是壁画中的精华，为世界罕有，故龟兹石窟壁画被誉为“故事画的海洋”。

赵朴初先生曾说：“佛教美术是和佛教的教义紧密联系结合在一起的。佛像都是表法的，佛教教义的谛，就体现在佛教美术。”龟兹石窟形态的建筑、图像、雕塑无一不是“表法”的属性。龟兹石窟美轮美奂的壁画展示着佛教“大千世界”的奇妙景象和佛教的信仰与美好的追求。揭示龟兹石窟深奥的内涵，探寻古代文明的真谛，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是文物和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

丁和其人

本次展出的摄影作品，出自著名摄影家丁和之手。丁和说，接到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的办展邀请后，他专程来到云冈石窟对接展览事宜。虽然时间很紧，但还是决定不用旧作，而是专门为这次展览奉上了一组新作。

丁和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从事摄影四十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踏上了主题文化摄影之路。现为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被称为文化影像的追摄者。

受玄奘西行求法的激励，丁和志在追寻玄奘之足迹，不辞西涉艰辛，用他的慧眼与镜头去寻找千年前辉煌文明的踪迹。他砥砺前行，越葱岭、跨大漠，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过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佛教故乡——印度，寻礼著名佛教圣地，拍摄了大量珍贵图片。他还远赴欧洲，在德国拍摄龟兹石窟流失的壁画、雕塑等重要文物。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精心编辑出版了《流沙梦痕——丁和西域艺术摄影》《玄奘取经之路——丁和寻访影纪》《丝路精魂》等摄影作品。这些千年前的文明结晶，编选汇集在一起，让古老文明重放光彩，供今人观赏、享受与追忆。

逼真再现

在本次展出的龟兹石窟壁画摄影作品中，人形造像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佛、菩萨与天人，有护法神与夜叉，王室贵族与比丘，还有平民俗众。这些人形形象各有

独特标志，例如头光、身光、形态、衣饰、故事场景，甚至是他们通常所在的特定位置。

释迦牟尼佛是洞窟的中心人物。除了佛龕内主要供奉的塑像，其前世今生的行迹也被反复绘制。其中有表现佛祖前生转世五百五十次遭受磨难、行菩萨道的本生故事；有描绘他从降生到涅槃的平生事迹的佛传故事；也有成道后四方游化、讲经说法的因缘故事。受供奉的立佛等尊像画也时有所见。后受中原汉风、大乘佛教的影响，龟兹不再“唯礼释迦”，千佛绘画随之出现。而汉风线条变化也占据窟室的主要位置。此外，弥勒菩萨、梵天、帝释等天人、佛众弟子、听法俗众、供养人等等形象，皆伴佛左右。

龟兹壁画中的人物造型精确优美，他们运用了绘画艺术中劲紧连绵的“铁线描”，结合凹凸晕染和平涂等手法，构成了独一无二的“龟兹式”、“西域式”人物形态。这些人物不但体现了龟兹人对于精神世界的构想，也是古代龟兹现实生活的鉴照。

在我国，飞天的形象最早出现于龟兹的克孜尔石窟，开始多作男像。传入中原之后，才渐渐有了女性飞天。飞天常常出现在洞窟的后室顶部，以礼赞佛陀涅槃，烘托肃穆氛围；或是正壁佛龕的上部和说法图中，表达对佛陀的护卫与供养。龟兹石窟的飞天一般会以乐舞、撒花、合十、献宝镜等形态出现。这其中尤为出彩的是天宫伎乐图。天宫伎乐是佛教“忉利天”和“兜率天”歌舞圣境的表现形式。在天宫背景下，司奏雅乐和曼妙飘舞的飞天烘托出了禅修追想的佛国天界。天宫伎乐不但汇集了歌舞乐人的艺术形象，也是研究古代龟兹乐舞的珍贵资料。通过龟兹石窟的伎乐飞天，现已分辨出的乐器有弹拨乐器、打击乐器、吹奏乐器，总数约达二十四种。这正对应了唐代玄奘法师西行取经途经龟兹时，对它“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描述。

菱形格构图是龟兹地区所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这在本次展览中也被影像形式得到真实再现。在龟兹石窟的券形窟顶或甬道顶常常可以看到以中脊为界的左右对称的菱形格构图。菱形构架内填充绘画山峦，完成了一个菱形格就是一座“须弥山”的巧妙布局。如此一来，一个个以山水树木为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



就绘于其间。每一个菱形格都以单幅画面叙述了一个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这种菱形组合，原理与蜂巢相似，结构精致紧密，将平面充分利用，完美地将色彩相互交错，犹如孔雀羽翼般伸展，装饰感极强。据不完全统计，龟兹石窟的本生图，有一百五十多种，其中又以克孜尔石窟为最，涵盖了其中一百三十多种本生故事画。

很多参观者表示，一幅幅艺术气息浓郁的“丝路精魂”摄影作品，把他们的思绪带到了遥远而神秘的古代龟兹，仿佛进行了一次时空穿越之旅。



关于云冈石窟第38—40窟维护期间实行预约开放的公告

云冈研究院决定从4月30日至8月30日，对搭架进行维护的第38—40窟实行预约开放。在此期间，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文物保护、石窟寺考古、古代建筑、佛教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可以申请参观考察。

第38—40窟是云冈石窟西区的重要洞窟，其中第38窟距离地面位置较高，窟内造像题材丰富，窟门上方有三百余字的开窟题记，为研究云冈晚期洞窟的珍贵实例；第39窟是西区规模最大的洞窟，内有五层的中心塔柱，中国营造学社的

成员曾对第39窟予以重点考察。在不影响维护工作的前提下，云冈研究院将统一安排时间，申请者可以在云冈研究院相关部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利用搭架进行维护的机会，对第38—40窟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

拟申请考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请将申请表（扫描二维码获取）发送至邮箱：ygsqkwz@163.com，我们在收到申请后一周内回复参事事宜。

云冈研究院

云冈石窟第38-40...约参观申请表.docx



12K



微信长按识别二维码获取文件

该分享永久有效